

◀ (上接 13 版)

且能及时给予民众足够保护(比如在路上不被抢劫)的官僚,以及对将自身视作道德楷模的坚持。

这种前现代的正义观自有其历史局限性:踩着兄弟尸体和父亲意志而登基的那些时刻,正义明显对权力的嗜求挤压得变了形。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问斩兄弟之前,奥朗哲布也都会先给他们安上一个煞有介事的罪名(据说达拉的罪名是弃伊斯兰教;其弟穆拉德被处死则是“为之前的谋杀复仇”)以期名正言顺,无论这罪名多么经不起推敲。至于没那么容易糊弄过去的囚父之罪,在作者看来也确实给这位皇帝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心灵纠结。奥朗哲布甚至很有可能正是因此,才更坚定了完善自身作为虔诚教徒聊以弥补的决心。

对于达拉在皇位争夺战中为何输给奥朗哲布,作者的分析也少了些悲情而多了些克制:后者(以及沙贾汗的其他三位儿子)16岁时便被沙贾汗派往帝国边缘南征北战。在1635年至1657年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上,奥朗哲布的足迹因此踏遍位于现如今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巴尔赫、邦德尔坎德、坎大哈、古吉拉特、木尔坦和德干高原。与此同时,达拉却因父皇的宠爱而留在深宫中,养尊处优地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高人一同神游宗教哲学之奥义。

争权夺势毕竟不是请客吃饭,尤其是在深受波斯—中东文化影响的前现代时期的次大陆:莫卧儿王朝的宫斗自贾汉吉尔起一直到奥朗哲布身后,即使过程不如奥朗哲布及其兄弟所经历的这般惨烈,却也从不缺乏谋害、毒杀之类的戏码。谁也无法保证如果最终的胜利者是奥朗哲布的兄弟,其过程又能免去多少血雨腥风。

奥朗哲布王子正面迎战发疯的大象苏达卡尔 (Abdul Hamid Lahori, 1636)



而即使到了三百年后的今天,波斯谚语“Ya takht ya tabut”(皇位或坟墓 either the throne or the grave)换了件衣裳继续西游,依旧教唆着那边厢黎巴嫩和巴以地区的狂热分子“从别人手里抢来鸡蛋后不仅要立马生吞活剥,就连蛋壳也要咬牙切齿地嚼得片甲不留”(转引自托马斯·弗里德曼《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居庙堂之高而缺乏实战经验的达拉固然败得引人唏嘘,但在把历史坐标往横向和纵向作双重拉伸之后,其必然性却远比历史乡愁者所愿意看到的明显得多。

### 去妖魔化的现实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对这位“史上最凶残莫卧儿皇帝”的去妖魔化,绝不意味着洗白:漫漫历史长河,“非黑即白”、泾渭分明的历史人物寥若孤舟,飘零在人性五十度灰的暗流之间。奥朗哲布便是这“灰色地带”里的一个鲜活例证:“他毕生致力于维护帝国的正义和秩序,却又做出弑兄囚父等明显违背‘正义’的举动;他虔诚得会自己缝制祈祷的帽

子,却不时为品行恶劣的官员、腐坏的芒果或难成大器的儿子而动怒;他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却选择被葬在一具毫不起眼的坟墓里……”

奥朗哲布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随着作者深入细致的挖掘而立体、饱满起来。大量“重见天日”的细节或许会加深人们对这位皇帝的好奇:比如晚年的他为何如此费力不讨好地发动对德干高原旷日持久的征讨?在宁愿偏爱孙子和贵族大臣也不愿意相信任何一位儿子具备帝王相之前,他是以怎样的脾性和方式参与或见证了儿子们的成长?又是怎样的相处让他认定儿子们难成大器?

或许是囿于篇幅,本书对这些疑问的展开并不多。日后如有新作能以同样简洁平易的方式对晚年奥朗哲布或作为父亲的奥朗哲布再做进一步梳理,人们对这位皇帝的认知也一定会更为全面。而这一认知越是全面,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基于情绪而非史实的厌恶与愤怒便越会失去立足之地。在我看来,这多少也是作者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我们无需宽恕研究对象的罪恶,也当然不必喜欢他们。”特鲁什克在著作开篇这么说。然而在个人情绪之外,更应警惕的是被社会化、政治化的有色眼镜——不仅会对历史有失偏颇,对现实也是毫无裨益。

奥朗哲布之为“史上最凶残莫卧儿皇帝”,一方面是煽动宗教对立而达到“分而治之”目的的殖民遗留;另一方面,当宗教重新成为政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这一昔日遗留似乎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宗教矛盾众多靶子中的一个。这个靶子确实也挺好用,以至于它的使用者经常忘了扪心自问,将这位皇帝的某些行为抽离出历史全貌而选择性地放大,不仅是以当代标准在苛求古人,将古人的形象变得扭曲而失真;将宗教对立面照单全收,而不去选择反思、宽容、理解和交融,又比遭其唾弃喊打的古人高明多少?比实体殖民更可怕的,往往是深陷其中却仍理直气壮的思维殖民。

至于那些把次大陆日后的历史黑锅甩给奥朗哲布之类特定历史人物的想法,就和通过交易式祈祷把责任全都推给神(印度在神的供给侧也确实堪称世界之最了)的做法一样,无异于智识上的懒惰。这并不是在否认信仰的价值,也并非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作任何辩解。真正让人担忧的,是躲在信仰光环和历史人物阴影之下而阻滞了对系统或体制因素、尤其是对自身所在族群的历史责任的深层反思。也正因此,印巴分治这一深刻的历史悲剧直到今天,在绝大部分人的集体记忆中,仍在“是他先动手的”、“不,是他先打我的”这种小学生打架的逻辑里原地打转。

从“史上最凶残莫卧儿皇帝”到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第六位莫卧儿皇帝,去妖魔化的奥朗哲布或许少了些扎眼、多了些寡淡。但长久以来,印度缺乏的从不是辛辣味、乃至火药味十足的马萨拉戏剧(masala drama)。若眼下这份把奥朗哲布还给历史的努力能以其寡淡让“奥朗哲布黑”从马萨拉戏剧的高温中冷静下来,便是当下印度所能期待的最富营养的一餐精神“解毒”。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

## 《纽约客》的漫画编辑是啥样

以深度报道和文艺批评闻名的《纽约客》,还有一个标志性部门——漫画。自从杂志上网以后,原创幽默类内容(包括文章、漫画)一直在增加,到今天占到线上内容的三分之一多。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这本杂志来源的回溯,这部诞生于“爵士时代”的幽默出版物,有一众元老级人物定义了喜剧的内涵。

近日,29岁的艾玛·艾伦(Emma Allen)接替罗伯特·曼考夫(Robert Mankoff),成为《纽约客》卡通部门的新编辑。前任曼考夫结束了他的长期任职,转会《君子》(Esquire)杂志任幽默编辑。他是2015年那部编辑部纪录片《非常半真》(Very Semi-Serious)里的明星。

《纽约客》每周要在1000幅卡通里筛选出15张左右,然后付印。每周二,艺术家会到编辑部来向卡通编辑直接投稿。今天,由于线上杂志的发展,卡通编辑还要负责:《纽约客》线上版的每日漫画;视频和播客上的幽默短片;幽默板块的推特。此外,艾伦三年来一直在编辑“日呼”(Daily Shouts),如今题下的漫画文章已经成为网站上最受欢迎的特色内容之一。

正是艾伦为“日呼”发现新声音的能力,引起了纽约客编辑大卫·雷尼克(David Remnick)的注意:“她正在带进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人和事,有时候你需要重振更新杂志的部分内容——我们需要对网络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漫画部分也是。”

在纽约西区长大的艾伦在某种程度上一生都在为这项工作做准备。还是个孩子时,她就喜欢剪下《纽约客》漫画,和她收集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照片一起珍藏。她入读曼哈顿的布雷利(Brearely)女子中学。从耶鲁毕业后(她的幽默专栏被伪装成校报的忠告专栏),她曾在其他媒体工作,主要报道艺术界。在《纽约客》,她一开始是担任一位文章编辑的助理,偶尔也写写东西,然后编辑“城镇之声”。

读者和艺术家总是期盼《纽约客》漫画总该有点什么特别之处,但其实,今天为单幅漫画寻找新声音,是很具挑战性的事。当被问及她的口味与前任有什么不同时,她说:“我觉得我的笑点有点怪。”她补充道:“我喜欢观察性的单幅漫画,和我喜欢超现实的东西一样多。”还有一点令她担心:特朗普政府在《纽约客》上引发了更多政治喜剧创作,但许多其他媒体上也一样,艾伦怕这铺天盖地的主题会引发读者的“疲劳感”。



奥朗哲布的宫殿 (William Purser, 1830)